

红色之旅

在位于河北省阜平县的马兰村,阳光穿过花椒树枝叶,洒进晋察冀日报社旧址排版印刷间。当年的那些排版印刷设备,随着一次次转移已经不在这里。房间空荡荡的,但我们似乎仍能嗅到新鲜的油墨香。

辽阔的冀中平原上,妇女自卫队在敌人不断“扫荡”下,由于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,正确地配合了军政民各方工作,终于顺利粉碎了敌人“扫荡”与围攻……”

“五年多来,在敌后的晋察冀的土地上……晋察冀的儿童尽了他们的力量。在各个战线上发挥了他们的勇敢智慧。”轻声读出《晋察冀日报》上这几行略显模糊的文字,耳畔仿佛响起抗战军民不屈的怒吼,眼前似乎出现了硝烟中剪着短发的妇女和手握红缨枪的儿童。

—

走进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,一张八路军女战士抱着孩子微笑的照片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

1937年,合肥的一个冬夜。18岁的张振芳带着父母“好好打日寇”的嘱托,头也不回地奔赴陕西参加抗战。她把名字改成张立,改的是国名,立的是脊梁。

“我妈妈和我爸爸余光文是在白求恩学校认识结婚的,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,感情很好。”余泽军老人是张立烈士的大女儿,如今已85岁高龄,我们多方辗转找到了她。

精短小说

童年时的影院总像一锅沸水,热闹而喧嚣。开场的锣鼓声尚未敲响,售票亭便已挤作一团。我攥着皱巴巴的毛票,在人群外围急得打转,鞋尖把石板缝里的青苔碾成了墨绿色的泥浆。望着那拥挤嘈杂的影院门口,我心中不禁想:要是有人能维持秩序该多好啊!

忽然有人喊了声:“大费来了!”喧嚣的售票亭仿佛被按下暂停键,瞬间安静下来。原本杂乱的人群竟自觉排起了队。

我暗自称奇,“大费”何许人也?眼光顺着长长的队伍往前移,门口的一位大汉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身材高大,耳阔脸圆,目光炯炯,自带威严。他守在那里,即便一言不发,也有一种叫人信服,使人安心的力量。我想,这定是大费无疑了。

开场的锣鼓一响,大费倚在墙边,和大家一同观看。银幕上闪过刀光剑影,精彩的武打戏让人惊叹不已。我的座位离大费很近,偶然瞥见他咧开大嘴,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这一幕给童年的我,留下了既深刻又美好的记忆。

在我入伍前,人武部组织观看电影《上甘岭》。排队走进电影院的时候,我又看到了大费。他穿着褪色的旧军装,热情招呼着准新兵们入场,嘴里还不停说着:“让你们这些新兵看这片子好哇!”“这片子,快看!”

这一回,大费坐在我侧后面,算是观影区靠中间的位置。放映时,银幕上炸开连天炮火,我军伤亡惨重。台下每

回忆起母亲的牺牲,老人几度泣不成声:“我爸爸当时是锄奸部部长,妈妈是锄奸科科长。1943年,叛徒告密,爸妈分开突围。我当时才3岁,被一个叔叔救出来藏在山洞里。等我回去,就看到妈妈躺在那……我就推她,妈妈,你起来,我回来了,你快起来……”

1943年12月9日凌晨,阜平县柏崖村被日寇四面包围。村中除了余光文、张立等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的人,还有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率领的画报社部分人员。他们刚刚经历敌军连续数日的围追堵截,此刻又一次陷入重围。余光文当即组织突围,但因寡不敌众,只有少部分人突围成功。日寇进入了柏崖村。

柏崖惨案,八路军官兵及村民牺牲100余人。

“叛徒认出我妈妈来了,让我妈妈说八路军的机密。我妈妈就给他们说不知道,什么也不知道……结果日本人刺了她胸口一刀,之后又刺进肚子里,一搅。同时,另一个日本人把我弟弟用刺刀一挑,扔到锅里……”

余泽军老人抚摸着那张电脑合成的全家福,落下泪来。照片上,张立怀抱女儿,笑容灿烂。

二

捧起一抔黄土。捧起来,是干燥的;搓一搓,似乎会发烫——那是80多年前,无数双挖地道的手,留下的温度。

河北清苑的冉庄是著名的“地道战模范村”。在一口枯井边,讲解员介绍,这里曾有道地的入口。“当日寇进村,百姓在井边洗衣裳,大槐树下的钟声一响,人就消失了。”她比画着,“再出现

时,就已经从村头屋顶上射出子弹。”我们钻进冉庄地道,弓着背在狭窄的通道中穿行,手指触摸粗糙的墙壁。重走先辈走过的路,也是在重温围绕地道发生的英雄故事。

冀中平原纵横交错的地道,将一个个村庄打造成堡垒,庇护了数不清的军民,这其中也包括美军观察员艾斯·杜伦。杜伦体验过地道战的精妙,也曾见证中国军民付出的牺牲。

1944年冬天,杜伦抵达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机关驻地,在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安排下住进一个“堡垒户”家中。拂晓时分,驻地遭日伪军袭击。杜伦跟着众人在地道里躲了十几个小时,再出来时才了解到这期间的情况——魏洪亮的妻子萧哲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也在地道里。婴儿啼哭不止,萧哲怕婴儿的哭声暴露位置,就堵住了他的嘴,结果孩子因为窒息而死。房东大娘没来得及进入地道。日伪军在她家中发现杜伦的照相机、日记等物品,便对她毒打逼问,想要问出地道入口。大娘不肯说,日寇便挥刀砍掉了她的4根手指。

曾任第九分区参谋长的李健将军写下了《伟大的女性》一诗:“皮里地道斗日伪,巾帼英豪令人尊。毒打断指昏血泊,只字不吐保友人。奶堵婴儿怀中死,保全集体大义凛。魂系中华慈母泪,汗青留芳民族威!”

我们从地道里钻出来的时候,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大槐树旁新装了太阳能路灯,灯光照在大钟上,像照亮了一段历史。

三

1942年元旦,《晋察冀日报》刊登

“守门人”

■薛家根

个人都含着一腔怒火,泪水倔强地在眼眶里打转。后排传来压抑的抽噎声。我抹了下眼角,侧头望去,竟然是大费这铁塔般的汉子。后来,我才知道,大费,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。

时光荏苒,我在军营里,个子又蹿了蹿,人壮实不少,也成了战友们口中“铁塔般的汉子”。而且,我在偶然中发现,我服役的连队前身就是当年大费所在的连队。

那年,连里要修连史。我就借着休假的机会,带着“任务”,登门拜访费老。一进门只见桌上摊着本《抗美援朝战史》,墙上挂着泛黄的地图,电视机里播放着战争片。我上前握住他的手,笑问道:“费老,您还惦记着打仗呢?”他咧开嘴笑了,把书拿起来递给我:“知道老部队要来人,没猜到你。这不,我正回忆着呢。”

待我坐定,他便敛了笑意,整个人严肃起来,他郑重地从铁盒里拈出张焦黄信纸展示给我看,上面写着:“母亲,部队发了棉衣,怕是真要过江了。儿若回不来,您就当我在北边给您挣了亩好田。”信末润着团墨渍,许是写到这里时,雪花落在了纸上。

他又站起身,指着地图上某处:“我们在这里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。最后就剩我和断了腿的机枪手。他把手榴弹捆在腰上,让我一定要活下去……”暮色

漫进窗棂,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。临别时他塞给我个小布包,里头是半块弹片。他说:“这半块弹片你带回去,它在我身上啃了一口,你带回连队去。”

回来的路上发现,当年的电影院已改作商场,霓虹灯在玻璃幕墙上流淌。恍惚间,我又看见那魁梧身影矗立门前,将喧嚣与混乱抚平。岁月蚀去了朱漆门框,却将某个瞬间淬成永恒——那像丰碑一样站立的“守门人”,将他们的故事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

长征

第6529期



浴血马石山(油画)

陈光明作

风雅颂

■孟康杰

月夜巡逻

风在我们耳廓边游走
传递远处溪流的低语
还有泥土、草木、沉睡的
深深浅浅的鼻息

铜盘下,我们的眼中
有明净的月光
照亮整条巡逻线
树影晃一下心跳就
悄悄绷紧,又松开

我们走着
像几粒移动的星子
在祖国安详的梦境里
替她,值守清醒的夜

感念

又是一年麦收时。我坐在餐桌前,手里拿着白花花的馒头,目光停驻在军营食堂那面墙上。“光盘行动”标语格外醒目。我咬了一口馒头,浓郁的麦香刺激着味蕾。思绪不知不觉间掠过麦浪,往事慢慢浮上心头……

那是一个盛夏午后,太阳炙烤着营区。一声急促的集合哨音响彻楼道,我们迅速冲出宿舍,在食堂门口排队。短促的脚步和口令声后,气氛变得有些异样,周围陷入一片肃静。

营长站在队列前,面色铁青,手里攥着半个被泔水泡得发胀的馒头。他那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,让每个人都下意识绷紧了身体。

目光和他对上的一瞬,我看见他的眼神里含着难以掩饰的气愤与失望。我猜想着他接下来会干什么,是会查出扔馒头的人,让他当着全营吃掉?还是让所属连队做检查、进行作风整顿?

“谁扔的,这次我不追究。”营长的声音不高,甚至刻意压得很平。“也许有人会觉得,半个馒头,一点剩饭,算不上什么!”他猛地指向身后的标语墙,“但那些字,不是摆在食堂好看的!粮食,不是这么糟践的!”他的声音又沉了下去,用质问的语气说,“吃饭的时候,想想这米,这面从哪来的?我们有资格随手浪费吗?”最后一句几乎是低吼出来,他高高举起那个半个馒头,斩钉截铁道,“从今往后,在这个营,浪费粮食,绝对不行!”光盘行动,杜绝浪费,从我做起!”话撂下,他转身离去。

晚上,营长从花名册上随机抽几个骨干去他的办公室了解情况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走进办公室时,他已泡好茶,热情地招呼我坐下,紧接着就开始唠起了家常。

他讲起他的家乡徐州,那是个大粮仓,养活了很多……最后,话题还是绕了回来,他开始询问我对“白天事情”的认识。

“我也知道浪费粮食可耻,但我不理解您为什么发那么大火。”我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

营长脸上的温和敛起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边缘。沉默片刻,他声音低沉道:“馒头是麦子做的。麦子,是有魂的。”他抬头看着我,“我是在庄稼地里滚大的娃,下过田,种过地,知道碗里的每一粒粮食,都凝聚着农民的心血。”

“麦子?魂?”我心头一震,这个词像一枚奇怪的种子,骤然落入心田。营长紧接着说道:“对,麦魂。很多年轻同志,可能一时半会儿体会不到。”

“麦魂”到底是什么?我感到疑惑。这两个字像谜一样沉在我心底。

那之后不久,我休假回家。列车飞驰在中原大地,窗外,无限的金黄麦田在热风中翻滚。远处,联合收割机轰鸣着吞吐麦浪;收割后的田垄间,农人们在烈日下俯身,捡拾着散落的麦穗。

那些身影,慢慢与我的童年记忆重叠。

也是这样的丰收时节。天未亮透,村庄已被割麦的喧嚣唤醒。我戴着破草帽,背着化肥袋改的背篋,跟着堂哥们,像寻宝一样在割倒的麦茬地里寻找遗漏的麦穗。地头偶得几粒是惊喜,田垄深处发现一两穗便是巨大的满足。那时的快乐很纯粹,只觉得好玩,却不知道父辈挥镰的沉重,更不懂奶奶为何总在最后一遍遍催促我们捡干净……

车到站,我直奔乡下老宅去看奶奶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屋内空寂。寻至村外麦田,只见她佝偻着身子,背着一个化肥袋编织的背篋,在空旷的麦茬地里缓慢又固执地寻找着遗落的麦穗。

“奶!回家吧!地里哪还有多少麦

赛前八小时

■林凡琪 雷彬

戒任务的主要装备,容不得半点失误。但是,到底哪里“不对”?王亚奎一时间也说不出。夕阳洒下余晖,战士们已经收拾完毕,王亚奎只好先带队回去开饭。

可是他越想越不对劲,吃完饭放下碗筷,又跑回了码头。看到班长紧张的样子,大家也跟了上来。在小艇轰鸣的引擎声中,大家看到王亚奎把耳朵贴在盖子上,眯着眼睛冥思苦想,像一个正在把脉的老中医。

在外人听来,引擎的轰鸣千篇一律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和装备打交道久了,王亚奎已经能够从细微的变化中听出装备传递的信号。

“大了,大了!”很快,有的战士也听出来了。王亚奎判断得没错,小艇内部一定有某个部位出了问题。

突然,液压泵发出一声刺耳的异响。“班长,压力骤降!”下士李腾飞看到数值开始剧烈波动,几乎是喊了出来。“拆右侧检修盖!”王亚奎一边盯着表盘,一边侧身让出位置。李腾飞迅速将螺丝



穗?”我跑上前搀扶她。奶奶抬头望我,浑浊的眼睛映着夕阳的金辉,又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。她慢慢放下背篋,小心地摊开手心——里面躺着刚捡到的几根麦穗。她粗糙的手费力搓揉着麦穗,吹掉麦壳,掌心顿时静静躺着一小把麦粒。奶奶把麦粒递过来,看着我,很开心地笑了。

“那一年,我饿得前胸贴着后背,也是在土里抠出这么几粒生麦子……有麦子,才有命!有一粒麦子,就有一口气在!”她数着掌心的麦粒,一边在我的搀扶下往家走,一边讲起过去的故事。

时间倒回那饥饿如刀的岁月。为了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年轻时的奶奶牵着一口在!她数着掌心的麦粒,一边在我的搀扶下往家走,一边讲起过去的故事。时间倒回那饥饿如刀的岁月。为了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年轻时的奶奶牵着一口在!她数着掌心的麦粒,一边在我的搀扶下往家走,一边讲起过去的故事。

看着眼前被岁月压弯脊背的老人,我仿佛又看到了烈日炙烤的麦田里,那个衣衫褴褛、不知疲倦、用指甲和膝盖一寸寸叩问大地、只为抠出几颗救命麦粒的年轻母亲。

一阵燥热的风打着旋儿刮过麦茬地,收割机还在不知疲倦地轰鸣。奶奶抬起头,望着那一道道深深的辙印,轻声念叨着,像说给我听,又像说给脚下的土地听:“现在生活好了,可这对粮食的感情,咱不能丢啊!当年饿肚子的时候,就靠这点麦粒救命呢!”

奶奶将几粒麦子放进我手心,那上面仿佛带着土地和生命的余温。捏起一粒放进嘴里,我想起营长手中那个半个馒头,也理解了他所说的“麦魂”。

那是千百年来,无数农人从土地里种出的,延续生命的“灵丹妙药”,是对脚下土地与手中农具的信任与依念。一粒粒麦子里藏着笑声和血泪,藏着饥饿的记忆与味蕾上的丝丝甜意,还有永恒不变的希望。

军营里的每一颗军粮,都来自老百姓,来自孕育希望的大地。想明白了这点,我便理解了营长的气愤。我们的根在人民,血脉在人民,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中。

插图/肖伟嘉